

人君上合天心。下得人心。有道乎。曰有敬而已。  
人君之治天下也。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心之全體也。  
義也者。心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  
上而三代。下而秦漢。三國東西。晉南北朝。以至於隋。  
唐五代。宋遼金元。其興起也。未有不心存乎理義。其  
敗亡也。未有不心汨於利欲。  
帝王以仁義為心。霸者專尚詐力。心術先壞。豈能正  
人。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知所以正其心。則其  
身正矣。法制禁令云乎哉。

易之臨卦六五之爻辭曰。知臨。大君之宜吉。孔子於  
小象獨以行中之謂釋。大君之宜。何哉。為君不患其  
不知也。知而非中。失之過。則或苛察以為知。失之不  
及。則或未有所知而自以為知。皆非君道之當然也。  
舜之大知。而曰用中。湯之勇智。而曰建中。大君之宜。  
必如此。然後稱也。天下之大。豈知力所能與於其間  
哉。秦隋之主。徒以術數相牢籠。以權謀詐力相雄長。  
亦自謂知矣。而不知大君之體。不如是也。吾聖人之  
所謂知臨。非徒知術之情。惟行中之為貴。此大君所  
以不可不明心學也。

所知知大之知如字餘並去  
聲苛寒歌切稱與並去聲



聖學心法卷一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學心法 卷二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學心法卷二

君道

學問

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

而化

行胡孟切邪似嗟切○常言亦信常行亦謹誠德之至也閑邪存誠謂邪既閑則誠存矣亦無

數亦保之意也善世而不伐謂不有其善德博而化則正己而物正矣皆大人之事也數音亦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幾音機○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萬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在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故可與幾。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誠。此學之始終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問學聚

脩德也。寬居仁行。居業也。並乾文言。

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無不利也。坤爻辭。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君子主敬以直

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則其德盛矣。德不孤之謂也。坤文言。

蒙以養正。聖功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蒙象傳。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

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大畜象。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畜

六切識音志行胡孟切。○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大畜象傳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

之象。君子觀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升象傳。○長上聲。累魯狠切。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徒外切。○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

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象傳。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知去聲。樂音洛。○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



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不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無一息之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日新之謂盛德。而無窮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研其義。至於入神。

乃所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無適不安。乃所以為入而崇德之資。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並繫辭

書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心者人

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使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虞

書大禹謨。○應去聲。易以鼓切。

仲虺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

用則小。虺。許偉切。好。去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

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商書仲虺之誥。

伊尹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省。息井切。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者。心之所止。此賢君之事。學而知之者也。聲中去。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

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備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並商書太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無常者不可執一者

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

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

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也。商書咸有一德。行去聲。

傅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說音悅。求多聞者。資之

者。古先聖王之訓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

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謠所聞。甚言無此理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惟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黷胡教切。務

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于身。不可不一二計矣。黷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並商書說命。問去聲。

召公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行胡

賁求位切。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猶言小節也。小節所損甚大。譬若為山。一簣之虧。是山未成也。

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見純亦不已之意。周書旅獒。

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通明之稱。言

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周書。

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磋。七河切。切以刀鋸。琢以

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



而益致其精也。蓋如切如磋者言道學。謂講習討論之事。如琢如磨者言自修。謂省察克治之功。衛風淇澳。錫他浪切。復扶又切。省息井切。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將。進。緝。績。熙。明也。言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又績

而明之。以至於光明也。周頌敬之篇

思無邪。思無邪者。誠也。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以使人得其性情之正。學者誠能深

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理之流行矣。魯頌駉篇

春秋左氏傳曰。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盡心為民為忠。此君德之正大也。盡心待人為信。此君德之堅固也。謙遜卑讓。此君德之基本也。文公元

年。為民之為去聲

周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中。大中之理也。凡民皆受天地大中之理。以生

即上天所賦之命也。則法也。聖人因天理之自然。而為之節文。所以安定上天所賦之命。而使之勿失也。

成公十三年

鄭子駟曰。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誠信之道。言語之符瑞。為善之宗主

也。襄公九年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毋。禁止之辭。儼。矜莊貌。禮

主於敬。人之坐思。貌必儼然也。安定辭者。審言語也。三者既盡。則可以安民矣。

學記曰。君子之於學也。歲焉。脩焉。息焉。遊焉。歲。馬。脩。馬。則所習者

專而志不分。息。馬。遊。馬。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易以鼓切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論。能博



諭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易以鼓切。長上聲。○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知乎此

然後能博諭。謂循循善誘。不拘一塗也。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克之耳。

大戴禮曾子曰。君子攻其惡。求其過。彊其所不能。去私欲。

從事於義。可謂學矣。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有

弗辟。音避。易以啟切。彊去並上聲。辟。

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

後人。孱。鉏山切。○孱。小貌。不務大也。行必先人。敏於行也。並曾子立事篇。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積善成德。

神明自傳。聖心備矣。是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

積小流。無以成江海。勸學篇。○跬。犬蓋切。

論語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

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

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禮者。天理之節。

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

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有所不行者。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並學而篇。○從七容切。復扶又切。

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七到切。○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覆如字。

造。七到切。○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覆如字。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參所金切唯上聲。參乎者呼曾子之名。

而告之也。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

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夫子知其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呼

荒故切。應去聲。渾上聲。下同。當去聲。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蓋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

餘之詞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有見於此。而

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並里仁為篇。應當並去聲。易以鼓切。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要去

音。畔。音。佩。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

謂仁之方也已。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譬。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並雍也篇。

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

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

况學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志者心之所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所當行者是也。志乎此。則無他岐之惑矣。據者。執守之意。德者。得其道於心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

有日新之功矣。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存養之熟。則皆天理之流行

矣。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



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應去聲。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志。

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並述而篇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吟咏之間。感人易入。學者之

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者。必於此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易以鼓切好去聲。惡惡上去聲。下如字。筋音介。骸音諧。更平聲。和去聲。滌亭歷切。穢烏廢切。滓祖似切。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並秦伯篇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

進吾往也。

簣求位切。覆芳服切。○簣土籠也。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方覆

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

人也。子罕篇

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

己而由人乎哉。

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

心之德也。蓋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



也。無難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非禮者已之私也。勿

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程子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成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中應並去。聲操平聲。躁則到切。好去聲。易以鼓切。忤五故切。幾音機。行胡孟切。造七到切。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以其效言也。

並類淵篇

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

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餘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以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

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並衛靈公篇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

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

無所擊。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畜。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蓋九思各



專其一也。見形句切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探吐南切。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之。顏曾冉閔

之徒。蓋能之矣。並李氏篇。好惡並去聲。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然初

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君子學道則愛人。言君子不可以不學。既學。方能用此道以愛人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好知並去聲。絞古巧切。六言

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愚若可陷。可罔之類。蕩謂窮高極廣而無所止。賊謂傷

壞於物。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狂躁率也。並陽貨篇。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四者皆學問思

辨之事。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子張篇。

大學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大學者

學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

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

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

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應去聲。去上聲。汚

音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



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  
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  
知在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以明  
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善而毋自欺  
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  
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  
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壹是。一切也。並經一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

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深之污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傳之二章。去上聲。滌。亭歷切。污。音烏。間。去聲。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

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仁。敬。孝。慈。信。五者至善

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傳之三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

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並去聲。謙。讀為慊。苦切。誠。實也。意

者。心之所發也。毋。禁止之辭。自欺者。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言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故必謹之於此。而審其幾焉。傳之六章。幾。音機。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

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



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絜

奚結切。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能盡乎此。所謂平天下之要道也。傳之十章。度。達各

上切處聲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性。命。猶令也。即理也。

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謂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不可

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

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也。幾音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

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道之體也。達道者。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離。去聲。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

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

應物之虛。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一章。○應去聲。

幼切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好並去聲。與平聲。○舜之所

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

善者。則播而不匿。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此知之所

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第六章。○匿。昵力切。度。徒洛切。

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好知並去聲。○此言未及

了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惡。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耻非勇。然足以起懦。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切。○誠者。真實無妄。天道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人

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而德不能

皆實。故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渾上聲。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

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

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五者廢其一非學也。然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求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知勉行者也。勇之事也。愚必明者擇善之功。柔心強者固執之效也。第二十章。為知去聲。要平聲。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然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

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謂天命之在我者。無毫髮之不盡也。盡人物

之性。謂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第二十二章。處上去聲。

去聲。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

厚。博厚則高明。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

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第二十六章。問去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

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

德。至道不凝焉。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

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言也。疑。聚也。成也。問去聲。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



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尊德性者。吾所受

於天之正理也。溫時習也。敦如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

體之細也。二者備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

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

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第二十七章。○奉方孔切。釐陵之切。處上聲。繆靡切。

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夫音扶。○志固心之所之。而為氣之將帥。氣則充滿於身。而為

志之卒徒。故志固為至極。而氣即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也。將去聲。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知性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

所謂體之充者。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

事無所懼。此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夫音扶。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

間。塞悉則切。○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

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問去聲。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襲。掩取也。言氣雖可

以配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是以無所愧作。而此氣自然發生于中。非由只行一事合義。便可掩襲於外

而得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長上聲。○正。預

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効。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



舍音捨樂音洛。○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係者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強上聲。

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

人為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為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為善矣。是我助其為善也。能使天下

之人皆勸於為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孟公孫丑篇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

路而不由。哀哉。舍音捨。○仁者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然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也。故曰安宅。義者宜也。乃

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故曰正路。曠空也。由行也。離去聲。

去聲。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實也。不明乎善謂不能即事以窮

理。無以真知善之所在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純一無偽。大人之所以為大人者。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

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

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切。○深造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藉也。左

右。身之兩旁。逢值原本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而自然得之於己也。自得於己。則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處上聲。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並離婁篇



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

萬章。音扶。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放心而已。蓋能如是則可以上達矣。告子篇。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極其心之全體。

而無不盡者。必能窮夫理而無不知也。既知其理。則其所從出者亦不外是矣。應去聲。夫音扶。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操平聲。舍音捨。

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

仁莫近焉。

樂音洛。強上聲。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誠實也。反其身而所備之理。

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其樂孰大於是。強。勉強也。恕。推己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有未誠者。凡事當勉強推己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分去聲。惡好上二字。並去聲。幾音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

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蓋言聖

人之道大。學之必以其漸也。見音現。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

備矣。

惡音烏。此言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士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



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人之有形有色

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形而無歉也。

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

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

神。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其為人

謂信人矣。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矣。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

不可加矣。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非人力所能為矣。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

測也。其惡之惡如字。餘去聲。復扶又切。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口鼻耳目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

心者。此學者所當深戒也。並盡心篇

荀子曰。學不可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

水。此喻學之不已。則才過其本性也。

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已。

則知明而行無過矣。礪音麗。省悉井切。知去聲。行胡孟切。木從繩則正直。金就礪

則成器。以喻君子能博學而日省察乎身。則所知者明。而所行者無過失矣。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淵。不知地之厚也。

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

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紀綱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

是之謂道德之極。分去聲。夫音扶。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謂觸類而



長者。猶律條之比附也。並勸學篇。長上聲。

說苑曰。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親賢學問所以長

德也。建本篇長上聲。

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

道德而福祿均焉。賁德篇。

騏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人力不

能自斷焉。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

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樂音洛。號音平。

曾子曰。君子脩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君子思禮

以脩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君子脩仁義。則忿爭

暴亂之辭遠。修文篇。易以致切。

子思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

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跋而望。不若登高之博。處上聲。跋音企。

河間獻王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

火焉。夫捨學聖王之道。若捨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

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見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

德慧也。建本篇。夫音扶。

揚子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適乎道者。末

矣。吾子篇。舍音捨。

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



聖人乎。

問神篇。操平聲。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

心之用也。

五百篇。渾上聲。

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

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

蔑彌列切。見日月之大明。則知衆星之光為微。見聖人

之道大。則知衆說之小為非至。聖人之道。亦王者之事業。其來亦已久矣。學行篇。

漢董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

德日起而大有功。

強上聲。知去聲。

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並通鑑綱目。

諸葛亮曰。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

無以成學。

蜀志。夫音扶。

唐太宗曰。弘風導俗。莫尚於文。敷教訓人。莫善於學。

質蘊吳竿。非筈羽不美。性懷辯慧。非積學不成。是以

建明堂。立辟雍。博覽百家。精研六藝。端拱而知天下。

無為而鑒古今。飛英聲。騰茂實。光於不朽者。其惟學

乎。

並帝範。筈古活切。

宋司馬光曰。君子從學。貴於博。求道貴於要。道之要在乎

治方寸之地而已。

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不治。安以學為。



自古五帝三王。未有不由學以成其聖德者。所謂學者。非誦章句。習筆札。作文詞也。在於一心脩身齊家。治國。明明德於天下也。

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自非

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扶夫音

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

順而日新矣。並文集。樂音洛。

曾鞏曰。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

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文集。當去聲。

王巖叟曰。聖賢之學。非這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

在專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

之勤。言行錄。造七到切。累魯猥切。屏。破病切。好。去聲。

范純仁曰。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

薄之說。無自而入。言行錄。

周子曰。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靜無而動

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

誠則無事矣。行胡孟切。塞。悉則切。

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

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

見。堯周不可窮之謂神。幾音。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神誠幾

曰聖人

幾音機  
應去聲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

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並通書。德行  
之行。胡孟切

邵子曰。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者。以其善事乎心者也。

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強上聲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

無所不通。去上聲

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

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

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

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扶夫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

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並心學。樂音洛。

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程氏遺書

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

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

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

所謂知言是也。並近思錄

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

浩然之氣。天地之正氣。大則無所不至。剛則無所屈。

以直道順理而養。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塞卷則切

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

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



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盛而益蕩。其性鑿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惡去聲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萬行之本。莫

不在是。

行胡孟切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照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

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

外而順應。

應去聲

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

並性理羣書

人之心各有所蔽。故不能通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

覺為自然。

應去聲

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行胡孟切

所謂敬者。王一之謂。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性靜者可以為學。

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靜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爾。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

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後至之。

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滓粗似切

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

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

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

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忤。其樂可知。有

息則餒矣。

胖步丹切 樂音洛

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

心要在腔子裏。

腔子。猶所謂神明之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並心學。腔驅羊切。

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有動作。則知所懼。  
性性。惟能存神。物物。惟能過化。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性者萬物之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  
道。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道。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

太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為並去聲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  
乃不蔽昧而明白。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  
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為人之為去聲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  
氣輕則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並心學。易以鼓切。

呂大臨曰。治心之要。莫善於少欲。少欲則耳目之官不  
蔽於物。而心常寧矣。大學衍義

范祖禹曰。人君當專精一意。勉強學問。日新德業。無時



逸豫

唐鑑。強上聲。

程瑀曰。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考治忽之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

言行錄

張浚曰。人主以務學為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

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朱子文集

胡安國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

為學以立志為先。以忠信為本。以致知為窮理之門。

以敬為持養之道。

明善錄

范浚心箴曰。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性理群書

胡寅曰。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

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為而然哉。誠以道無

量。理無極。而事無方也。

歉苦。草切。

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

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倦之失也。

並致堂管見。說音。

悅

胡宏曰。心純則性定。而氣正。氣正則動而不差。

知言

呂居仁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而自然貫穿。今

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而自然浹洽。

童蒙訓。穿去聲。